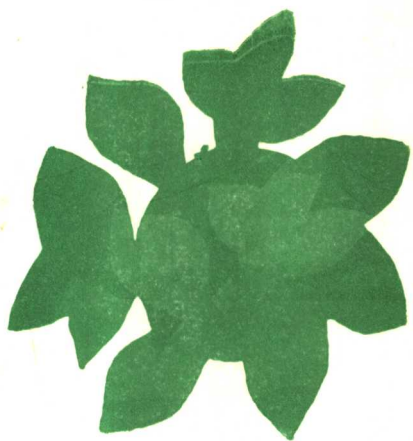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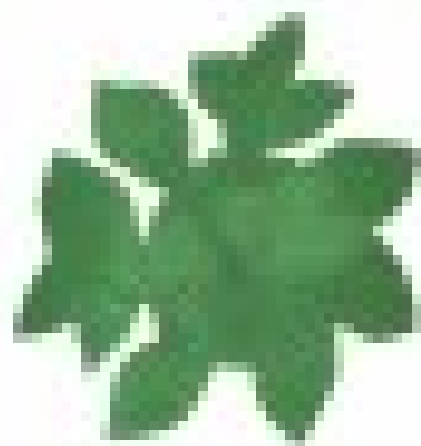
囚情

哲中著·昆仑出版社



囚

情



104810

I247.7
5250

人情

哲中著



囚 情

哲 中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 1/2·插页1·字数268,000

1988年10月第1版·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5,000

ISBN 7-80040-058-1/I·50

定价：2.95元（膜）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他的作品以其璀璨绚丽的中国西部的情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都赢得了好评与欢迎。但他对这些并不以为然。他说：“重要的是向读者不断提供新作，提供高于自己过去作品的新作。作家的生命是在他的作品里，这就是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意义。”

内容提要

问：“你的小说总是带着神秘的、梦幻的、谜一般的色彩。”

答：“因为我所生活的中国西域，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新疆，本来就是一个谜，一个梦，一个神秘的地方。”

问：“你所写的那些人物、风情与漠土，都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答：“那是一块净土。”

问：“也是人性的净土？”

答：“是的。”

提问的是美国纽约市的摩尔先生。他对哲中说：“你是魔鬼！你的作品都施放着征服人的魔法。”

哲中说：“当地人也说我是魔鬼。他们掩藏在心里最隐秘的东西，总是逃不脱我的眼睛。”

“你在新疆生活了多少年？”

“二十年。”

“OK！摩尔先生打了个响指。

“热合买提！”哲中用新疆当地的语言道了一声谢意。

责任编辑：周献明

封面设计：郑作良

目 录

奥依曲爱克.....	1
囚情.....	26
脚印.....	58
梦，这并不是梦.....	65
战友.....	102
归途.....	112
心上的哨所.....	130
艾坦木与法蒂哈.....	138
乌鲁克.....	158
石榴花儿.....	168
沙漠招待所.....	188
爱情.....	193
阿依努尔.....	219
夫妻.....	223
帕提曼.....	246
鹰笛.....	252
塔里木河一渡工.....	279
白玫瑰.....	286

散文体小说:

风的故事.....	319
人与狼.....	324
乌鸦的荒诞.....	329
驼队.....	333
乞丐.....	336
羞死鸟.....	339
空屋.....	342
山鹰, 那一根羽毛呢?	346
妈妈没有回来.....	349
山的童话.....	352
雪鸡.....	355
雪花.....	358
星星, 从哪里升起来的?	361
断了翅膀的风.....	364
云, 醉了.....	366
麻雀王国.....	369

后记.....	372
---------	-----

奥依曲爱克

一张鲜红的结婚请帖，使我踏上了路途。

我的马儿，象是知道我的心思，一走进帕米尔，蹄子就在山地上快乐地敲击，如同婚礼上的冬巴鼓^①。我浸沉在这欢乐的乐曲中，展开心灵的翅膀，飞向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新疆的军队集体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军官，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士兵，在南疆一些地方叛乱。我连奉命追歼一股叛匪。这股叛匪沿天山山脉向喀喇昆仑山运动，企图越境逃到国外去。

隆冬的一天，我们来到帕米尔高原崇山峻岭中一个名叫公盖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聚居的村庄。连里别的干部带部队到附近山里搜索敌人去了，我留在一顶破烂的牧民毡房里，用电台向营部汇报追歼情况。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我走出毡房，一位柯尔克孜族姑娘下了马，跑到我面前说：“亲人

^① 一种蒙牛皮的铁鼓。

解放军，快去救救我阿爸吧！”我问她：“姑娘，你阿爸怎么啦？”这时，姑娘发觉自己是在敞着脸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迅速从肩上扯起洁白的面纱，掩去大半个脸，露在外面的两只大眼睛，象黑水潭似地往外涌着泪水，说：“巴依玉素甫毛里多姆^①叫我阿爸给叛匪当向导，我阿爸不干，他们把我阿爸绑到马背上抓走了。”我问：“你阿爸认识到国外去的山路？”她说：“嗯。我阿爸原是玉素甫的长工。玉素甫到伊斯兰圣地麦加去朝觐时，路上要人伺候，曾带我阿爸去过。我阿爸从麦加回来，人们都尊敬地叫他艾沙阿吉^②。他跟玉素甫出国时，走的就是喀喇昆仑山这条路。叛匪原是要玉素甫带他们出国的，玉素甫舍不得丢下财产和妻子儿女，自己不去，叫我阿爸去。这样，叛匪就把抢走的牲畜又还给他了。”我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奥依曲爱克。”多好听的名字，月亮里的鸳鸯^③！我问：“押送你阿爸的叛匪有多少？”她说：“十二个。”“走多远？”“一匹快马跑累的里程。”情况火急，我立即向通信员羊娃下了命令。我说：“你先跟奥依曲爱克马上出发，我给营里发完电报，带队赶去。”羊娃向我敬个礼，奉命上马，和那姑娘并辔奔去。不料，时间只差几分钟，我们便没有追上他们，也没有见到艾沙阿吉和押解他的叛匪。我急了，难道羊娃和

① 巴依，牧主；玉素甫，人名；毛里多姆，毛拉，宗教职业者。柯尔克孜族信奉伊斯兰教，当时一些毛里多姆本身也是牧主。

② 阿吉，对到过麦加的人的尊称。

③ 柯尔克孜族姑娘，喜欢用两个美丽的名词组合自己的名字。奥依，月亮，曲爱克，山里一种非常好看的鸳鸯，组合成名字：“月亮里的鸳鸯”。

那姑娘，也给叛匪抓去了？找呵找，一直找不到他们。唉！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才歼灭了这股叛匪，但叛匪头子陈俊之和他的两个副官却没有抓到。打扫战场时，也没有发现羊娃、奥依曲爱克和艾沙阿吉。真是一个谜。难道他们被陈俊之裹挟到国外去了？我派人回公盖去找也没有音讯，真是莫名其妙呵！

羊娃是一个十九岁的很精干的小伙子，陕西人。他失踪了，这使我很痛苦。每到晚间躺在床上，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面前，特别是他那一双笑咪咪的眼睛，老是在我眼前跳动，我心里总在呼喊：羊娃，奥依曲爱克！你们在哪里？

二

我们在喀喇昆仑山歼灭叛匪，到阿图什驻防时已是次年初夏。为了支援地方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部队转业了一批干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部队首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要求到公盖去。为什么呢？就因为羊娃是在那里失踪的，我老想着那个地方。我被任命为公盖乡党支部书记并代理乡长。

柯尔克孜族过的是游牧生活。天冷了，到山下的冬窝子住；天暖了，到山里的夏牧场放牧。而夏牧场离冬窝子有二三百公里，在深山里。

我到公盖时，牧民们已经转场了。我顺着转场时畜群踩过的长长的蹄印子路向山里走。走了四天，一个崭新的天地展现在面前：雪山巍峨，碧树晶晶，天上飞着歌鸟，地上盛开着红花，绿草象绒毯，无边无际。这就是夏牧场。

一条名叫提兹拉甫河的流水，从远处的冰山雪谷里奔涌出来，跳着，唱着，流过草地。河流两边的草地上，星罗棋

布的牧民毡房，白的羊群，黄的牦牛，红的烈马，象小山似的在草丛里缓缓移动的骆驼，把个美丽的牧场，点缀得越发多姿了。

柯尔克孜族分好多部落。我这个乡是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就是玉素甫。他也是部落里最大的牧主，最大的毛拉。成立了乡人民政府，部落的行政他就不能再管了。我到夏牧场后，立即去通知他，要他支持我们的工作。他对我很冷淡，送我出门时，连声“好西”^①也不说。我到牧民家去走访，不知为什么，牧民们有意避开我。一位名叫巴合提亚的小伙子，虽然同意我住进他的毡房，但在见到玉素甫时，却耸耸肩摊开两只手，表示他是出于柯尔克孜人的礼节，不好拒绝客人的请求。

一天，我想到提兹拉甫河上游去看看，早晨帮助巴合提亚把羊群赶到草场上，我就骑着马走了。走着走着，看到前面雪山上面立着一匹火红的枣骝马，一位柯尔克孜族的年轻姑娘骑在马上向我张望。她行迹诡秘，发现我注意到她，立即掉转马头跑到山那边去了。我策马追过去，围着雪山找了一圈，没有把她找到。又一次，我在河边上走着，从一片云杉林子里飘出了歌声。歌声悠雅、明亮、甜美，恰似云端垂下来的一线小溪，把山山岭岭绵绵缠绕。这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姑娘在唱歌。我提着脚尖走进林子寻她，她的歌声老在我前面飘，就是不见她的面。我跟着歌声在林子里转了个大圈子，还是没有找到她。又一天，我坐在河边一棵白桦树下休息。也许是走得太累了，身子靠到树上，就不由自主地入睡了。

① 再见。

睡梦中，听到有人搅得河水哗哗响，但我眼皮子睁不开。蓦地，一颗石子落到我脸上，砸得我好痛。我睁开眼睛，看到离我几步远的河旁边，一位柯尔克孜族的年轻姑娘，手里捏着一条水红色的纱巾，在碧波里漫不经心地摆动；红红的嘴唇紧抿着，却关不住外溢的笑波。显然，她为自己巧妙地把我叫醒得意着。绿水、蓝天和蓝天里的皑皑雪山，把她的身子极美地衬托出来。她侧面对着我，线条俏丽的脸廓上晕着月亮般的皎洁，眉毛浓而黑，睫毛长且柔，黑莓子似的眼睛里弥漫着从心灵里荡漾出来的亮晶晶的光彩。她脚上蹬一双牛皮靴子，身上穿一条淡蓝色的艾底丽丝连衣裙，上面罩着一件镶金边银饰的金丝绒红背心，头上戴一顶绣着石榴花图案的小花帽。这身穿戴，很贴切她十七八岁的年纪，简直是一朵扬出碧草的雪莲花。

“苏鲁克孜，佳合史兹博！②”我走过去，向她施着礼说。

她不说话，慢慢转过整个脸来。这不是奥依曲爱克吗！我心里一阵狂喜。正要和她说话，她迅即从肩上掀起洁白的面纱，掩去大半个脸，一对露在外面的大眼睛朝我一瞥，欠着身子从我身旁走过；走到一匹枣骝马跟前，两手轻轻往马背上一按，跳到马上，用靴子后跟踢着马肚子，沿着提兹拉甫河向上走去。

“姑娘，你不认识我了吗？”我骑着马跟在她后面说。

她低着头儿不回答。莫不是我认错人了？

我问：“你有姐姐吗？”

①美丽的姑娘，你好！

只有马儿在前面踢踏踢踏走动的声音。

我问：“你有妹妹吗？”

她不但不管理，还打着马儿猛跑起来。我催马紧紧跟着她。

跑出去约有三十公里，她放松了缰绳，让马儿慢慢地走。待我赶上去和她并辔而行时，她轻轻揭开面纱，朝我甜蜜地一笑，把手捂到胸上，对我行着礼说：“连长同志，您好！”

我高兴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奥依曲爱克，我可找到你啦！”我说，“你阿爸呢？”

她在马上又欠一下身子说：“谢谢你！我阿爸很好，结实得象头牦牛。”

“我们的那位战士呢？”

“羊娃哥么？”她一对黑莓子似的眼睛放着光辉，“他也很好，结实得象头牦牛。”

“他现在在哪里？”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在我家里。”

“你家在哪里？”

“……”她蹙着眉头不回答。

“带我到你家去好吗？”

“不。”

“为什么？”

“你得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

“答应我，不把羊娃哥从我家带走。”她勒了勒马头，等我回答。

“好吧！暂时这样。”我说。

“不是暂时，是永远！”她的目光象锥子盯着我，手里缰绳拉紧了。我要是说声“不行”，她会把手一抖，立即跑得无影无踪。

“好吧！我答应你。”我无可奈何地说。

“连长，您真好！”她眼睛里笑波滚滚，拽着马儿原地转了半个圈子，领我向刚才我们跑来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她又勒住马儿不走了。

我说：“姑娘，又怎么啦？”

她说：“你得向胡大^①起誓。”

“向胡大起誓？”我睁大眼睛。

“是的，你要向胡大起誓。”她把两只手捂到胸上说，“你对胡大这么起誓：胡大！我绝不把奥依曲爱克的羊娃哥带走。我要是不遵守自己的诺言，立即从马上掉下来摔死，死了以后还不能进天堂。”

我向她解释：“我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

她说：“那你就向共产主义起誓……共产主义是什么呀？”她又扭头问我。

我说：“消灭剥削与压迫，解放全人类……”

她眨眨眼睛，问：“象羊娃哥解放我阿爸那样吗？”

我胡里胡涂地点点头。

“那好，你向我羊娃哥起誓。”她一脸严肃的神情。

我说：“我起誓！”

“哈哈哈哈哈！”从她鲜红的嘴唇里撒出一串金豆子般的

① 真主。

笑声。她扬鞭催马走了。

走到原来我休息的河边上，她指着附近一座雪山下面的古森林说，她家就在古森林里。她把我逗引到三十公里外的提兹拉甫河上游去，就是要我一句保证不把羊娃从她家带走的诺言啊！

三

进森林时，太阳已经下山，森林里黑了下来。唯有雪山顶上抹着一层夕阳的余辉，使人依稀可辨林间小路。这片古森林长的全是塔松，密密层层往天上涌，粗的两人抱不住。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走在上面象踩着厚厚的地毯。枝叶间飘散着松脂的芳香和潮润的气味。奥依曲爱克带着我在林间穿行。前面传来狗叫声。跟着，森林深处倾出一道灯光，一位柯尔克孜族老头，原来是艾沙阿吉，他站在光晕里朝这边问：

“是奥依曲爱克吗？”

姑娘在这边答道：“是我，阿爸。”

“事情办成了？”

“成了。他起誓啦！”

艾沙阿吉在门口嘿嘿笑着说：“把连长请到家里来就好了！”

走到屋子跟前，奥依曲爱克从我手里牵走马，艾沙阿吉把我让进屋子。屋子里架着一堆烈火，上面烤着一只大头羊，黄色的油珠子滋滋地滴到火上，燃起红色的火花。我们在火堆边上坐下。奥依曲爱克从外面拴好马进来，跪到火边上给我们倒奶茶。在艾沙阿吉从烤羊身上往下割肉时，我喝着奶茶打量这间屋子。屋子是用松木垒的，不大，却也很宽